

收获满满的国庆节

□ 范文军

国庆节的风，似灵动的使者，携着秋韵悄然吹入心间。瞬间，思乡的情愫如藤蔓般在心底蔓延开来。今年国庆长假，我如归巢之鸟，急切地飞回迁西县那令人魂牵梦绕的小山村。

双脚踏上乡间小路时，浓郁的秋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抬眸望去，稻田宛如金色海洋，秋风拂过，涌起层层波浪，仿佛在吟唱大地丰收之歌。“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。”眼前这片金黄的稻田，不正是丰收的最美写照吗？远处的山峦如被神奇的画家染上斑斓的色彩，红、黄、橙的树叶交织在一起，宛如绚丽画卷，美得令人窒息。霜叶红于二月花，这山峦的秋叶，确实比二月春花更具韵味。

村里的农舍错落有致，古朴中透着温馨。烟囱中升腾起袅袅炊烟，为村庄增添了宁静祥和的气息。不远处，一位老农弯腰在田里辛勤劳作。他头戴旧草帽，脸上的皱纹如岁月雕刻的痕迹，古铜色的皮肤在秋日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独特的光芒。我走上前与他攀谈，老农粗糙的双手轻抚稻穗，眼中尽是自豪与喜悦。他话语质朴如乐章回荡：“今年收成好，全靠秋天好天气。咱这土地就是根，是生活的指望。”望着老农饱经风霜的脸庞和充满力量的手，我心中升腾起深

深的敬意。

此次归乡，恰逢县里举办丰收庆典，场面热闹非凡。舞台上，欢快的歌舞表演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姑娘们身着鲜艳的传统服饰，翩翩起舞，犹如秋日里绽放的菊花般绚丽多姿。一首首歌颂丰收的诗朗诵，激昂澎湃，让人深深感受到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。台下，村民围坐一起，品尝着家乡特产——软糯香甜的糯炒板栗。饱满的板栗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大家一边品尝美食，一边交流收成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戏，笑声回荡在村庄上空。

乡村的夜晚，静谧美丽。田野里传来阵阵虫鸣，仿佛为秋夜奏响美妙的乐章。我静静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，感受秋风轻抚，心中无比宁静。

国庆长假最后一天，我决定圆年初的心愿，约上几个志愿者，驱车二十多公里来到金厂峪，看望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。

李大爷已九十四岁高龄，身形消瘦却精神矍铄。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沟壑，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宛如一本活着的历史书。他的头发全白了，却梳理得整整齐齐。双眼虽略显浑浊，但依旧闪烁着坚毅的光芒。听

闻我们前来探望，他连忙让老伴儿找出旧军装上。那军装虽有些褪色，却依旧整洁笔挺，上面的几枚勋章仿佛在默默诉说着他的过往。李大爷慢慢挽起袖子，微微颤抖的右臂露出一道十几厘米长的伤疤。他缓缓说道：“那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战斗极其惨烈，美国鬼子炮火如狂风暴雨袭来，战友们坚守阵地五天五夜，毫不退缩。我在传送情报途中，一枚炮弹在身边几米处爆炸，弹片划伤胳膊。当时鲜血直流，谁顾得上疼，满脑子只想着快把情报送到……”李大爷的讲述，仿佛把我们带回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看到老战士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浴血奋战的场景，让我们对老战士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

李大爷与老伴携手走过六十多年风雨，恩爱相守如初。他们的儿女远在外地，家虽简陋，却充满温暖。回忆战争岁月，李大爷眼神中满是激动。他说：“那时，心中只有保卫祖国的信念，为了国家和人民，什么都不怕。如今，党和国家没忘记我们，给予这么好的照顾，真的很感恩。”志愿者们围坐在李大爷身边，认真倾听他的故事，不时发出赞叹。大家纷纷表示，要铭记历史，珍惜美好生活。我们为李大爷买来米面和营养品，略表心意。

时间过得好好啊，临走前我们一起与李大爷合影。告别时，志愿者们依依不舍。我紧紧握住李大爷的手，心中充满敬意。一位志愿者说：“李大爷，您一定要保重身体，我们会再来看望您。”李大爷眼中闪烁着泪光：“谢谢你们，记住，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，为国家多做贡献。”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李大爷家，心中思绪万千。

接着，我们来到一个偏远贫困家庭。走进他们家，简陋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，破旧的板柜和衣橱已经掉漆。天凉了，两个孩子还穿着单薄的衣衫，眼神却充满对未来的渴望。“我想好好学习，长大后当医生，治好爸爸妈妈的病。”大一点的孩子坚定地说。小一点的女儿点头附和：“我也要好好学习，让爸妈吃好穿好。”我抚摸着两个孩子的头表扬他们有志气。随后我们把带来的衣物、学习用品和书籍交给孩子，五百元红包递给躺在床上的父亲。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，我心中一阵酸楚，同时也升起几分欣慰。这次志愿者活动，让我深刻体会到奉献的内涵。

国庆长假结束了，我的心中满是收获。乡村的宁静，老战士的故事，贫困家庭的希望，如璀璨的星辰，会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心中那片芦苇荡

□ 刘敬君

10月5日早上，我和高中同学王琛相约，去母校彩亭桥中学附近走了走。

彩亭桥中学是公办中学，初中、高中一体，现在已经改为彩亭桥镇中。学校大门紧闭，高高的院墙把学校围得严严实实。王琛说从门缝往里边看过，校园已完全没有旧时的影子。我们上学时，白天大门总是敞着，也没有门卫，每到彩亭桥大集时，我们吃完午饭就去赶集。我最喜欢去旧书摊，那时过期书刊一般是一块钱一本。围墙也不太高，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周末没有回家，听说学校外的村子里晚上放电影，便出去看，回来时大门关上了，我们很轻松地便翻墙进去。

我们迈着轻快的步子，沿学校围墙往北走。学校北面是庄稼地，穿过田间小路往北有芦苇荡，那里芦苇成片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夏季时能看到不太深的水。芦苇荡的中间，有隆起地带，土堆高高低低，南北方向延伸，上面是高大粗壮的杨树。那里没有水，花草任意生长，鸟虫自由玩耍。

高一时，学校组织演讲队，准备参加县里的演讲比赛，有知识竞赛和即兴演讲两个环节。演讲队有四个人，我、水葱、卢新和百城，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或者课外活动，我们便去赵老师那里为比赛做准备，有时觉得累了，便一起出去走走。我们一般都是去芦苇荡。水葱会歌善舞，她便一路载歌载舞，给我们唱《爱的奉献》，还有《女儿情》。他们爱听我讲笑话，我便把从书上看到的各种段子讲给他们听，他们每次都笑得特别开心。到了芦苇荡，我们或者站着靠在大树上，或者坐在树下背靠大树，或者坐在土堆上，海阔天空，漫无边际地聊各自家里的事，

学校的事，开心的事，烦心的事。就像几只叽叽喳喳的鸟，一会儿开怀大笑，一会儿摇头叹息，一会儿互相嘲笑，一会儿彼此安慰。

那次活动出乎意料，我们准备很充分，却扫兴而归，原因是即兴演讲环节要抢答，我们一题道题都没抢到，卢新急得直哭，水葱气得提前退场。

高一时我跟王琛一个班，他是班长。因为我喜欢书法、作文和演讲，经常为班里办黑板报，参加作文竞赛、演讲比赛，在县里市里都曾获奖，还爱讲笑话，所以深得他的赏识与关心。而他除了外表红活结实，喜眉笑眼，还爱唱歌，也特别热心肠，对同学们总是鼓励赞美，很少抱怨，谁有了难处他都尽力帮忙。他经常跟我谈心，让我不要偏科，还给我唱《昨夜星辰》，再让我给他唱《微山湖》，我们也因此成了最好的朋友。高二他报了理班，我上文班，我们的感情反而更好，课余时间经常一起散步、聊天，有时在操场，有时去芦苇荡，我们还多次去对方家里，晚了就住下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正是我们一起哭过笑过，打过闹过，奋斗过，才走进彼此心灵更深处，才终生难忘。

我们沿着新修的水泥路走，想寻找记忆中的风景，可走来走去，看了几处，很难辨认，土丘还有，高高的杨树也有，但究竟哪处是曾经的桃花源，怎么也分不清。那片芦苇已经不见踪影，也没有水，地势忽高忽低，大多种了庄稼，有玉米、白菜、大头菜，也有白薯，还有的地方建了养殖场。只是在一处土坡上，长着一堆凌乱的芦苇，我们还是很开心，拍了下来。

走得有些累，我们放缓了步子。三十多

年过去，我们仍能清楚记得母校的模样，哪里是小卖部，哪里是教室，哪里是宿舍、餐厅、操场、办公室，哪里是菜地，哪里有柳树，哪里有槐树，哪位老师长什么样，有哪些爱好，出过哪些笑话……一切就像昨天刚刚发生，还记得我们买饭票要用粮票，粮票要自己用自行车驮了麦子、玉米去粮店换；记得学校经常停电，我们晚自习只好点着蜡烛看书写字，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近视的。

王琛说起一个同学偷黄瓜的事。学校菜园子里有黄瓜，嫩嫩的，很是诱人，那个同学中午路过，被勾起馋虫，见四下无人，便溜进黄瓜架。正好丁校长路过，听黄瓜地里有细碎的声音，又看到有人影，便过去看。那个同学赶紧蹲在黄瓜架下，大气不敢出，可最终没躲过校长的眼睛。校长批评他，黄瓜是学校的，不能随便摘，这不是你们家！他忽然冒出一句话，把校长都逗乐了。他说：“校长你不是昨天开全校大会刚说的，要以校为家吗，我摘自己家一根黄瓜怎么了？”

忽然有鞭炮声传来，有办喜事的，我们大声说话也听不清。再走几步，又遇上了办丧事的队伍，两个吹喇叭的在前面停停走走，后面是一群穿着孝服的男女。一边喜气洋洋，一边哀乐低回，悲喜交织，有哭有笑，有喜有忧，有生有死，这就是生活。

说到同学，几十年过去，有的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，有的成了造福一方的领导，有的成为经验丰富的医生，有的成为作家，小有名气。更多的人是普通百姓，或是农民，或是做小买卖，或是工人、技术人员等。当年高考时，有的平时十来名，高考时一次就考中，有的复课四五年，成绩总是遥遥领

先，就是一到高考就糊。有的过得逍遥自在，有的生病了还要亲戚凑钱治疗，有的经历过车祸，到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有的心脏安了支架，有的得了不治之症。更让人惋惜的是，有两位同学几年前已经离开人世，而他们竟然一个是运动员，一个虎背熊腰，不免感慨世事难料，造化弄人。

转眼间几个小时过去，我们边说话边前行，来到学校西面的彩亭桥。这座建于金代的古石桥，看惯八百年间百态，阅尽人世繁华与沧桑，至今依然坚固，也许只有它能真正永恒。看了桥边风景，照了几张照片，感觉累了，我们坐在彩亭桥旁边的台阶上。我们嘱咐彼此，要注意身体，人生不只是钱重要。他提起我近期一篇作品《喂猪》，把猪描绘得活灵活现，情趣盎然，又在笑中感受到动物身上母爱的光辉。然后问我能不能写网络小说。我说只想做喜欢的事，想让写作成为抚慰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。

我做着买卖，知道可以做大，可是不想做，因为我想给自己留点时间，想挣挣钱与生活和解。我从小喜欢写作，喜欢弹琴，后来写作不知不觉被名利渗透，现在努力摆脱，但终究难以根除。我在钢琴上绝不重覆覆辙，有空就跟着网上买的课程练习，弹喜欢的曲子，时间长短随心，热爱就是热爱，纯粹的爱，我会不断前行，但不跟名利有任何瓜葛。

临近中午，他问我去哪吃点饭不，我说不吃了，他说好，然后各回各家。我们的聚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。没有吃喝，没有礼物，无关名利，只是聊天，但心是暖的。那份情就像曾经的芦苇荡，任凭岁月更迭，世事沧桑，却永远繁茂，美丽如初。

瘦了，但是她们评价我还是老样子。我们在林西撷个串，唱个KTV，关于唱歌这件事我们仨的优点是敢唱，缺点是敢唱，那个KTV似乎隔音不大好，我们结账离开的时候，前台小哥表现出了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们携手走在林西的商业街上，大大小小的店铺门口的音响，比着赛唱国歌歌曲，或者吆喝节日折扣价，宣传店内大甩卖，我们只能扯足嗓音交谈。讲到前两天的遵化之行，我说不知道唐山一中的栗子熟了没有，她俩就开玩笑，说我回去复课就知道了。“那是不可能的，老兵只想念战友，不怀念战场。”我说。

这样说起来，高三的那段日子好像稀释了，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情，头脑中的画面像素有点低，我只是还记得当时有几十个联考，至于卷子有多少题目也想不起来了，只是按常识来说，知道那段时间我的手应该是酸疼的，头脑应该是疲惫的。当时总是说“累得不行了”，实际上都能挺过那段困苦的时光。

我是一个敏感喜欢回忆从前的人。这样想着，在公交车站等来了我回家的车。我戴上耳机，播放一曲《离别开出花》，扭头看向车窗外，一排一排的树掠过。如果可以，我也要长成村前沟壑里木讷的树，不去感知繁华世故和复杂的眼神，只是吸取滋养我的细腻雨露，只是挽留自由的风在我的枝头，年年岁岁，我只是棵木讷的树。

微生活



10月1日

今天，我用五谷杂粮拼了一张中国地图。为了区分各省，也为了颜色鲜明，我先后用了高粱米、玉米、花生、大豆、薏米、大麦、黑芝麻、栗子、芸豆、苦瓜籽等等共20多种杂粮。这些杂粮，都是老家的父母精心挑选的。看着自己的创作成果，我心里无比骄傲，用画笔写上了对祖国的祝福：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，我爱你，中国。

(刘红娟)

10月1日

一大早，我正在公园遛弯儿，突然接到老战友也是老领导艺森老兄的电话：“你在什么方位？我去找你，从北京给你带来一件阅兵衫儿！”因为当过兵，这么多年我始终有一种军人情结，除了枪弹，凡是军品我都喜欢。艺森兄比我大15岁，他是老兵，1984年国庆大阅兵，他担任过方阵的领队。这是他一生的骄傲。艺森兄是个热心肠。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，他主动找我促膝谈心，是我“二次就业”的引路人。退休后，艺森兄去北京生活，只要他回唐山，我们肯定要见一面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公园里，我们见面了。艺森兄身着一套黑色运动服，还是那样的干练。“这衫儿是2019年出品的，你回家穿上试一试，我在军品部给你挑了一件最大码儿的，应该能穿！”双手接过阅兵衫，我满心欢喜：“今儿是国庆节，这阅兵衫儿显得忒有意义！我感动得不知说啥好！”我用的是丰南口音，他一听就笑了。眼前的艺森兄已年届70，但依然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！站在他的身旁，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。

(董虎彪)

10月2日

早晨，我和爱人从唐山出发，直奔天津静海团泊湖，看望95岁的老校长。本以为老校长见到我们，肯定特别开心，结果老人家却埋怨我们没有带孩子来。三十多年的师生情，老校长早已经把我当成他的闺女，闺女回家不带孩子，难怪老人家不开心。吃完饭，我拿出给老班妈买的丝毛围巾，老人家特别开心，自己亲手打了个结围在脖子上，爱不释手。怕二老累着，饭后不久，我们赶紧告辞离开。人走了，心却被紧紧地牵着放不下。

(张春荣)

10月3日

邻家亲戚在北京生活，到乡下探亲，说是喜欢钓鱼。我联系了在海边养虾的表侄，到他的养虾池去钓油光鱼。今天早上7点我们从家出发，8点到达虾池。一路上，北京客人看到家乡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，田野里稻谷金黄，花生、红薯等农作物正在收获，情不自禁地感叹家乡的风物忒好，忒亲切，家乡的变化也忒大。开始钓鱼了，北京客人是垂钓行家，他不管是下食还是甩钩都十分熟练，而且收获不少，我看着也很高兴。

(张怀平)

10月4日

今天上午，我们结伴去远郊农田里拾白薯。我们一人拿一把小镐转战在白薯地里。同伴在这方面堪称专家，他专门寻找遗落在土中的白薯茎蔓。有时候，他顺着根白薯茎蔓刨下去，在更深一些土层里，竟然藏着“一家子”。我好不容易发现了深藏在地下的一块大白薯，一镐头下去，一块好好的白薯被拦腰砍成两截，两个断面上顿时沾上了很多土。同伴的做法是，先小心翼翼地刨白薯周围的土刨走，直到确认整个白薯都露出来了，白薯下端埋在土里的部分也不是很多了，这才用力把镐头深深刨进土中，一个大白薯便完好无损地横空出世了！

(艾立起)

10月5日

今天完成了千里草原一日游的极限挑战。凌晨四点出门，半夜十点进家，从塞罕坝到御道口再到第一景观大道，游了个遍。秋天的林场的确是层林尽染。尽管塞罕坝的桦树刚刚接受了一场雪的洗礼，白桦树的叶子几乎尽落，但它的美仍旧令人悦目。回来的途上我们发现了一处景色，远山，丛林，灌木，草地，羊群，河流，虚实远近，颜色各异又和谐统一，像是被丹青妙手调好的一般。闺女说：“我的阿勒泰！”我兴奋地跑过去，摘了几种我并不认识的野果和种子，一一品尝味道，又索性躺在小坡上，把自己深咖色灯芯绒的裙子融进这暖阳秋草斜阳之中，内心无比惬意。盘山夜路实在太可怕，以后再不能走。

(拉新)

10月5日

今日天气晴好，我决定出去走走。路边摊儿放着几十本旧书，文史类居多。一位老人，坐在旁边的马扎上看书。我拿起一本《东周列国志》，翻了翻，问多少钱。老人站了起来说：“你看这本书挺厚，你给我八元吧。”我笑了：“您这是按斤数卖书啊。”老人儒雅瘦削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文质彬彬，感觉也就六十多岁吧。他说自己八十一岁了，这都是自己看过的书，家里书太多了，老太太嫌占地方，孩子们也不要，他只好有空就出来卖书。看老人相貌，我觉得这些书没白读，读书确实能养人。

(张霞)

回家过节

□ 冯敬涵

望，群山环绕。这是一个房子不高于树木，人工建造的景物大大少于自然风光的地方。上山，脚下最初是碎石铺的路，转过一棵栗子树，石子路消失了，我前不久才刷过的白鞋开始和黄土亲密接触。虽然已经是所谓的金秋时节，但午后的太阳还是把空气烤得火热，接近山顶，感觉衬衫被汗浸湿贴在了后背上，扶着栗子树树干直起身体休息

片刻，看向山上，是栗子树；看向来处，是栗子树；环顾四周，还是栗子树。使人失望的是，树枝上的果实早已让人收去，只留下满地咧着嘴的栗子壳。

风穿过栗子树的枝桠，沙沙有声，山上作业的车发出隆隆声，身边偶尔有两三个游客拄着木棍走过去，地上裂开的栗子壳和人们的鞋底接触便噼啪作响。休息之后，我继续前行，忽而从栗子树下闪出一个老农，他虽然戴了草帽，但肤色还是像干裂的栗子壳一样黑黄黑黄。他撂下一捆树枝，带着我们找到了几个“漏网之鱼”——在地上没被拾走的栗子。这总算是小小地满足了我们拾栗子的心愿。

耐着性子走过一段最艰险的山路，复行数十步，土地平坦，豁然开朗，我们已经走到了最高处。左手边一棵树上，拴着无数写了祈福文字的红布条。站在山顶看下面的村庄，有恍如隔世之感。这里的农户利用果园、栗园发展采摘业并售卖农产品，又利用地热发展了温泉洗浴，把一家家农家乐开得红红火火，同时宏伟的清东陵就在遵化，旅游业得到了极大发展。我发现，路上的车不仅是“冀”牌，更有“京”“津”“陕”等地的牌照。

从遵化回家的第二天，我便赴约去古冶见我的老战友——和我一起奋战高考的高中同学。一见面，发现她俩瘦的胖了，胖的

